

东西问 | 短评：从《天问》到“天宫”，为何执着求索宇宙？



资料图：4月16日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。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摄

“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”

当神舟十三号航天员重返地球，中国空间站构建第一阶段关键技术验证圆满成功，两千多年前屈原《天问》中的星空写意迎来科技勾勒的续章。

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，回望世界与华夏文明史，人类从未停止探索宇宙。从石申观星、万户飞天到加加林进入太空、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，再到21世纪的“祝融”探火、“羲和”逐日、载人“龙”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，明灭星光映照东西方的太空征程。人类何以孜孜不倦求索宇宙？

“上下四方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”。“宇”“宙”二字本指房屋廊檐、栋梁，后引申为无限大之时空。探寻宇宙，亦是人类从更高维度俯瞰自身的生存发展之道。

最初人类发问宇宙或源自好奇与浪漫遐思，但随着现代科学兴起，探索愈加

从自发转为自觉。从人类进化、地球起源到宇宙大爆炸理论，太空藏匿着验证无数科学假设及学说的契机，及人类生存发展的线索。航天理论与实践的精进，有助于深化人类对地球成因乃至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。

就人类社会进步而言，太空为各领域研究实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特殊环境。此前，国际空间站曾进行宇航员心脏和血管变化研究、白色念珠菌研究、蛋白质晶体生长研究等多项科研活动，成果颇丰。太空的零重力、真空等特性，一则为人病防治、保障粮食安全等提供了新思路，如航天育种、癌症研究等；二则为扩展人类生存空间提供了研究平台，因不论近地轨道还是太空深处，地球大气层内都缺乏相应的人体生理学实验环境。

航天科技也是综合国力与国家科技水平的体现。载人航天、月球探测等工程规划的实施，不仅培养出高素质现代科研团队，也带动了航天乃至国计民生相关领

域的技术创新迭代，此外，“天宫课堂”等直播活动还有助于形成航天科普教育的社会氛围。

古代天文学往往归于占星、算命等领域，说到底还是在认知有限的条件下构建起一套逻辑自洽的阐释原则。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争锋让天的色彩，关于宇宙的科学认知辐射到东方乃至全球。始建于公元1442年的北京古观象台，部分天文仪器由清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监造。其至今仍在建国门见证斗转星移，成为中西天文领域交流的古老见证。

随着航天工程的重要性在世界范围内愈加凸显，人类求索宇宙的动力从懵懂的好奇心发展为有的放矢的科研诉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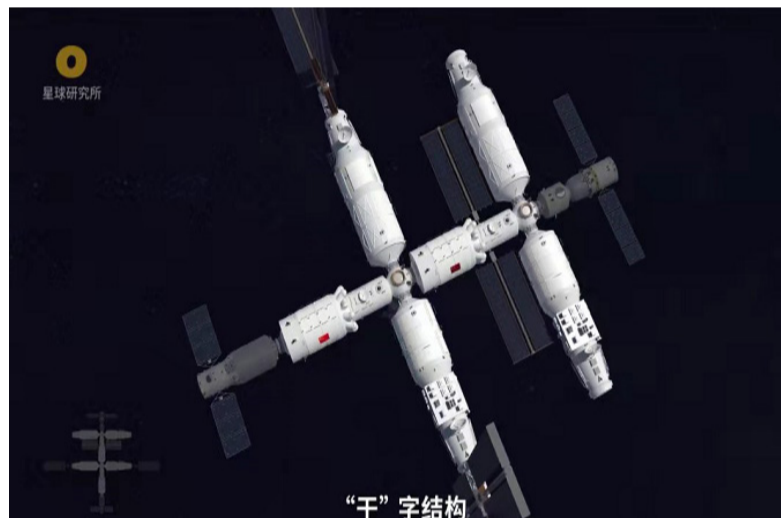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将载人航天列入《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》（“863”计划）。1992年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“三步走”发展战略得以制定。而今，“嫦娥”奔月成真、“天宫”不再遥远，中国现代航天事业与古代神话传说，构成横亘数千年的浪漫互文。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边界冲破“手可摘星辰”的浪漫狂想，在国家力量支持下日渐拓展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。

今年，中国空间站将完成在轨建造，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将

对接天和核心舱。届时，大量科学实验装置能为基础物理学、天文学、生命科学、材料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提供科研硬件设施。作为联合国“全球共享太空”倡议的组成部分，中国开放空间站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了新的平台。随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运行，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将从此展开。

伫立泰山之巅，可“一览众山小”。于太空中观测地球，或可冲破地域壁障，与历史云烟，抵达人类文明交集处。人类发源于宇宙一隅，共同生活在地球十分之三陆地。我们从何而来，去往何方？飞往“九霄云外”纵然是浪漫主义，也是借科学之眼探照人类未来之光。(完)

中新网



资料图：2021年12月9日，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正式开讲。中新社记者 俞靖 摄